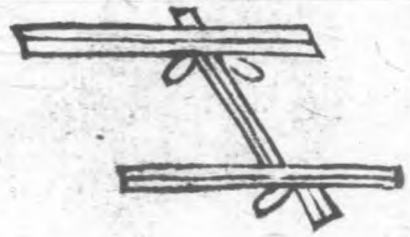


車前後橫木皆曰軛自後軛至前軛淺於乘車故曰
 倭然考之於禮車前有軌有陰而已不聞其有軛也
 說文亦曰軛與後橫木

軛



軛與下銜軸者也一曰伏兔一曰車服賈公彥曰軸
 上有伏兔伏兔尾後上載車軛軛始有輿則軸去地
 三尺三寸與伏兔及軛七寸掬四尺也伏兔尾戴而
 轉踵亦承軛則軛之所乘者三木也伏兔之下則有

革說文謂鞞鞞是也伏兔之前則鞞有漆鞞人所謂
 良鞞環灑自伏兔不至鞞七寸是也

鞞

有賢有軛有
 藝有篆有轉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考工記曰轂也者以為利轉
 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疇疇之廉也
 樽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圓
 六尺四寸是為轂長三尺
 二十圓徑一尺三分寸之二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

軛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憊必負
 幹三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轂長三尺二寸
輻外一尺九寸半則轂長三尺二十圍徑一尺三分寸之
 二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其穿大者謂
 之賢小者謂之軛其當輻苗者謂之藪藪亦謂之壺
 中賢嚮內軛嚮外皆金為之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
 為賢去三以為軛鄭氏謂去一當為去二去二則金
 厚一寸大穿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徑二寸十五
 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相稱理或然也轂之飾施膠
 筋漆而來以約之謂之篆詩所謂約軛是也革以
 慢之謂之憊所謂憊必負幹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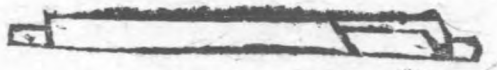
軛 在外



轂之大穿曰賢小穿曰軛則軛轂末也亦謂之轆轆
 或作𨔵衛又謂之軌少儀曰祭左右軌范鄭氏謂軌
 軛同謂轉頭輿人三分較圍去一以為軛圍三分軛
 圍去一以為轆圍則軛又轆之衡植者也與轂末之
 軛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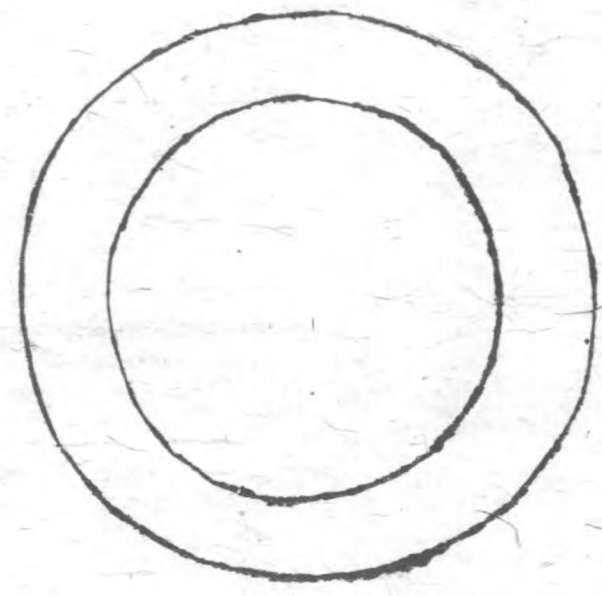
輻

輪崇六尺有六寸轂徑一尺三分牙圍尺一寸則輻
 長二尺有奇矣數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而輻廣如之
 則輻圍九寸有奇矣記曰望其輻欲其掣蕭爾而織
 也進而砥之欲其肉稱也砥其綆輪欲其蚤之正也
綆輪也察其齒蚤不齟齟五則輪雖故不匡凡輻量其鑿
 深以為輻廣故故其輻廣以為之弱鄭氏曰弱齒也今人謂滿本為弱
 三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涇亦弗之濂也



牙

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轂圍則輻之入牙者謂之爪
 近牙謂之骹入轂謂之齒近齒謂之股齒亦謂之弱
 則股齒弘而骹爪殺矣骹爪殺故望之則掣爾而織
 用之則雖有深涇而弗之濂弘殺稱故謂之肉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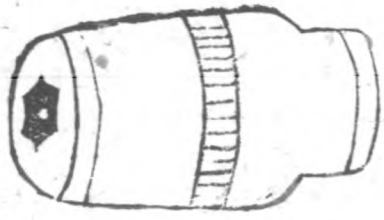


考工記言凡揉木為之矣六分其輪崇以
 其一為之牙圍則牙圍尺一寸矣三分其牙圍而漆
 其二則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
 之二矣記又曰砥其綆欲其蚤之正也綆三分寸之
 二鄭氏謂綆關東謂之餅輪筭也蓋鑿牙而其孔向
 外侵三分寸之二則輻股外筭輻股外筭則車不掉
 矣牙亦謂之罔亦謂之渠亦謂之輶行澤者反揉行
 山者反輶反揉則木心在外而泥不濂反輶則表裏
 相依而沙石不能以破碎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終

禮書一百四十卷

輶 轄 軸 輪 軻 蓋 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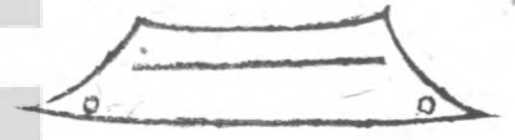
輶

輶



輶或作幹音說文曰輶器皆也輶或作牽說文曰車
 鍵蓋輶以冒轂輶以制軸二者皆金為之考工記曰
 弓長六尺謂之庇軼鄭氏謂六尺之弓加部廣凡丈
 二尺六寸有字曲之減可覆軼不及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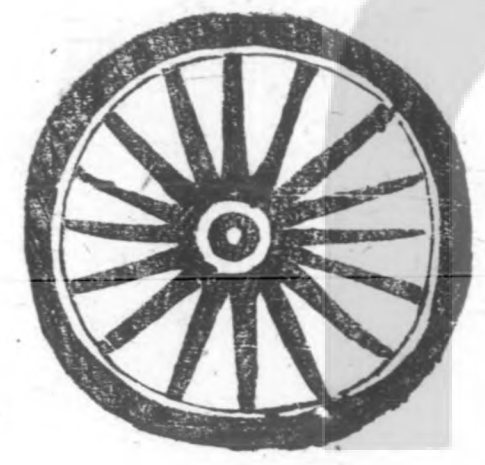
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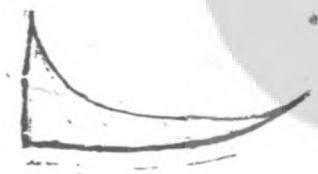
輶人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嫩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
 以為利也無節則嫩堅刃則久滑緻則利其圍一尺
 三寸五分則五分其軼間以其一為之軸圍是也

其長八尺有奇觀輶廣八尺則軸之長可知矣易曰
 輿脫輶說文曰輶軸縛也

輪



輶一名泥枝
 車者也



輪人為輪斬三林必以其時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
 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故察車自輪始
 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
 以為戚速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

六尺有三寸行澤者欲行行山者欲侔行以行澤則
是乃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
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甌於鑿凡操牙外不廉而內不
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
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幅之直也水之以眡其
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
輕重之侔也蓋輪之制視馬以為之高下視地以為
之厚薄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國之軌深四
尺有七寸故二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田馬之軌深
四尺故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十寸行澤者必削其踐也
故杼之然後塗不附行山者必等其上下故侔之然
後鑿不甌不特此也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
行澤者反縣行山者反縣其行也有輔傳所謂輔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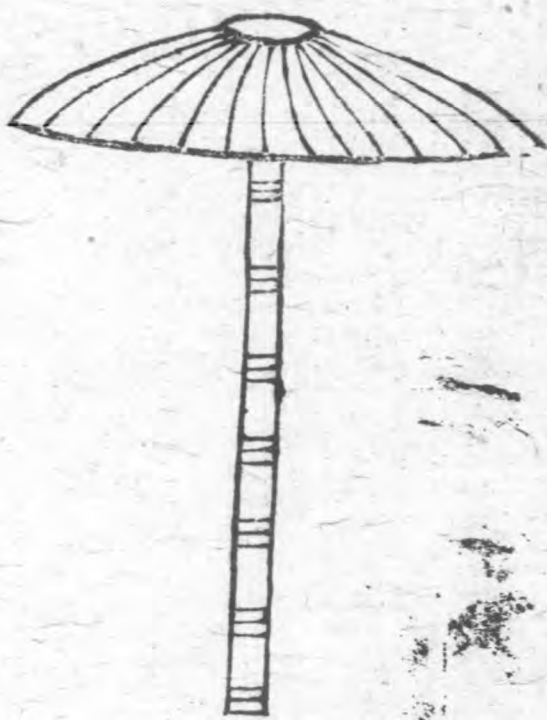
相依是也

詩曰其車既載乃弁不輔孔視達曰輔是
可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於於輻者也

其止也有軌

說文所謂控是也轂以火則陰陽齊牙以火則內外
旁善輻輪以水則平沉均較以黍則廣深同可規可
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謂之國工則車所任者在輪
而已觀輪扁之斲輪徐而弗甘疾而弗苦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扁不能以語其子其子不能得之於扁則
輪之難其工可知矣萬之以眡其匡鄭氏謂等為萬
萑以運輪上輪中萬萑則不匡刺賈公彥謂今車近
萬萑於輪之旁置之輪上輪轉一匝不高不下則知
其不匡然記言眡其匡非眡其不匡也輿人園者中
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則輪之可規可萬
可水可縣亦若是爾萬故書作矩

蓋有部達常
拱弓衣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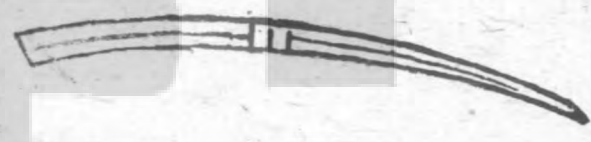


蓋柄之材三而部厚一寸達常長二尺桎楹長八尺
達常上貫部而下入桎楹一丈矣人長八尺而弓有
宇曲之咸亦八尺此所以立乘而不蔽目也桎圍倍
達常部圍三桎徑六寸而鑿深二寸有半則對深五
寸而不傷達常矣部厚一寸鑿廣四枚一分為鑿上二
枚鑿下四枚則鑿下用力為多而可以固弓矣鑿上

二枚鑿下殺其外也上下俱四枚其內也故下直二
枚其內題則漸削矣故鑿端一枚如此則鑿之外廣
內狹下正上低而弓勢可得而仰也弓馬六尺二尺
近部短而平四尺趨字長而撓此所謂三分弓長而
揉其一也近部者謂之股其圍一寸六分趨字者謂
之爪其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此所謂三分其股圍
去一以為爪圍也蓋弓二十有八所以象星也部杠
所以象斗也斗為天之杠有衣以冒之有絃以維之弗冒絃
橫馳壠晦而不隊乃國工也巾車及葬執蓋從車持
旌道右王下以蓋從春秋傳言若教射楚子汰輶而
貫笠轂韜四杜預曰兵車無蓋尊者則一人執笠依轂
而立然則兵車固與乘車異矣鄭氏謂乘車無蓋禮
所謂潦車其蓋車歟然既夕禮乘車載旌道車載朝

服橐車載簑笠則賤者禦雨之具而已孰謂乘車道
車無蓋也橐非良車也潦備水潦者也既夕禮橐車
或作潦車則自車言之曰橐自其用言之曰潦其實
一也橐車散車而已非可以當木路也賈公彦曰橐
車於天子當木路誤矣昔齊侯賜敝無存犀軋直蓋
宣帝賜黃霸車蓋特高二尺後漢列侯伏熊軋皂蓋
則春秋之時固有曲蓋漢之時不特皂蓋而已

弓



弓謂之輶輻亦謂之輶輶廣謂之輶轂末亦謂之輶
轂下謂之輶輶下亦謂之輶此異物而同名也輿可
謂之車亦可謂之軫遠常可謂之部軫前橫木可謂
之輅燧此因物而通名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一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一

輶

輿

輶

輶

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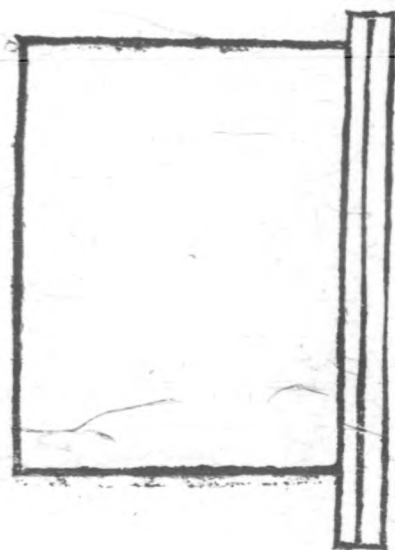
任正

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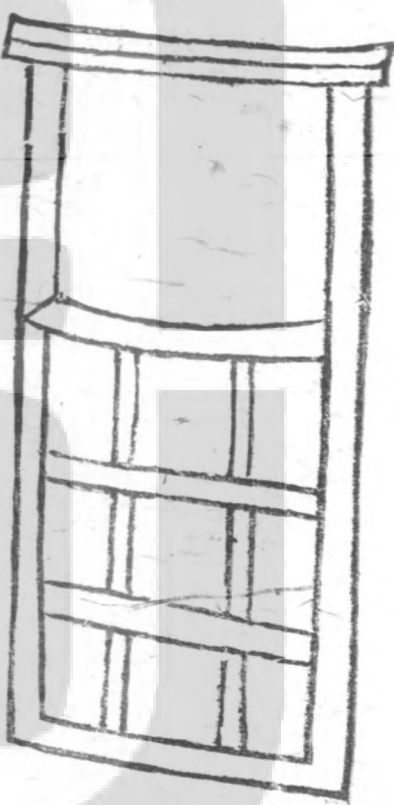
易曰壯于大輿之輶又曰輿說輶左氏曰車說其輶
說文曰輶軸縛也或者以為伏兔然兔謂之輶非輶
也易於輿說輶言中無尤左傳於車說輶言不利行
師然說輶不能行也說輶不行而已非不能行也左
氏斷章取義猶禮記以不耕獲不菑畲為凶荀卿以

括囊無咎無言為腐儒

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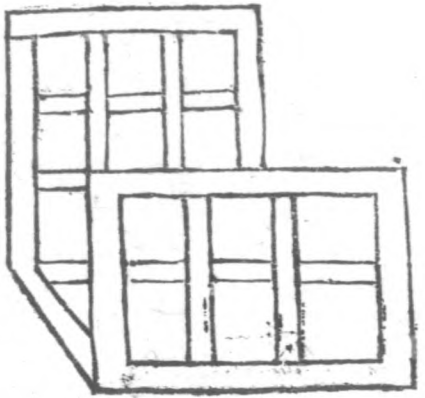


較 軾 輶 輅



說文曰輅車軾前橫木輶輶也輶音車籍交錯也
軾車輶橫木也軾或作輶禮記曰君車已駕僕展軾
或曰軾車欄也或曰軾輶頭輶也然僕之展軾非特
輶耳鄭司農鄭康成皆以輶為覆芘則二鄭亦以芘
為欄也

軾 輶 輅



造車始於輿而車制始於輿廣故詩以權輿為始輿
人之法皆以車廣起度車廣六尺六寸三分車廣去
一以為隧則輿深四尺四寸矣三分其隧一在前二

在後以揉其式則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矣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則式三尺三寸矣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則較出於式二尺二寸矣較圍尺一寸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軛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轡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其數廣狹大小崇庫皆起於輿廣此輿人所以以輿名車而兼數材也車制輿在下轆在兩相式在前軛在後較則轆上出式者也說文車轆上曲銅軛則衡植於轆者也轡則衡植於式者也式必曲為之所謂揉其式是也較有重之者所謂倚重較者是也孔穎達曰重較侯伯之車賈公彥曰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禮無明文故二說不同也較後世亦謂之平馬轆後世亦謂之輒說文輒車兩轆也兵車之行五兵皆建於轆蓋以鐵圍範邪置於轆之上下乃植而建之則出先刃入

後刃此所謂既建而池池邪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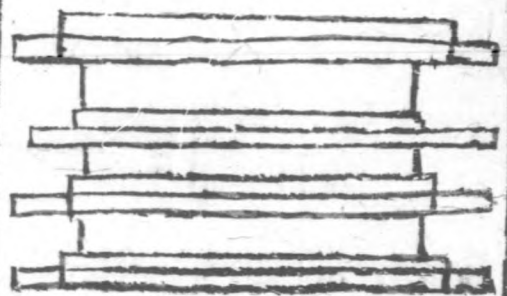
軌



大馭較祭軌少儀祭范考工記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古書作軛則軛范一也鄭康成曰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軛式之所植持車正也鄭司農曰軛式前也蓋三面之材軛式之所植而其面出於式前矣杜

子春亦曰軛謂車軛前

任正



軛人任正者十分其軛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則任正者與下三面材也衡任者兩軛間之材也軛長丈四尺十分其軛之長以其一為任正之圍則任正之圍八尺四寸五分十二矣五分其軛之長以其一為衡任之圍則衡任之圍一尺五分寸之一矣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二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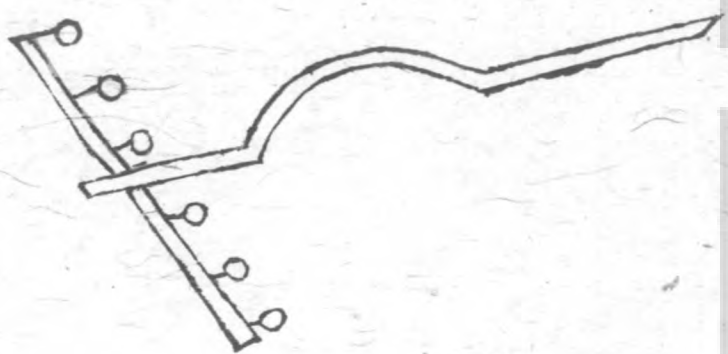
軛

陰板

衡

前疾

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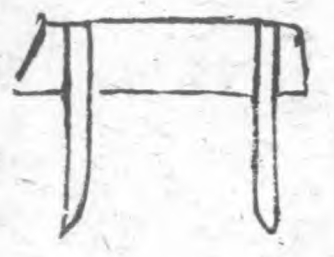


軛車轅也詩曰梁軛則梁衡也軛持衡者也軛從軌

前微曲而上至衡則下而向之軌縱而衡橫縱者若
 軌橫者若梁此所以謂之梁軌也軌人國馬之軌深
 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軌深四尺駑馬之軌深三尺有
 三寸鄭氏謂國馬種戎齊道也高八尺田馬七尺駑
 馬六尺兵車乘車軌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轆七寸
 田車軌崇三尺一寸半駑馬之車軌崇三尺加軫與
 轆四寸軌之減也率七寸馬之殺也率一尺軌與軫
 轆之殺也率寸半則兵車乘車軫轆四尺加以四尺
 七寸之軌為八尺七寸矣田車軫轆三尺七寸加以
 四尺之軌為七尺七寸矣駑馬之車軫轆三尺四寸
 加以三尺三寸之軌為六尺七寸矣三等之馬各下其軌
 七寸則七寸為衡頸之間也軌之身丈四尺四寸與前
與隨四尺四寸則前為頸後為踵頸以持衡踵以承軫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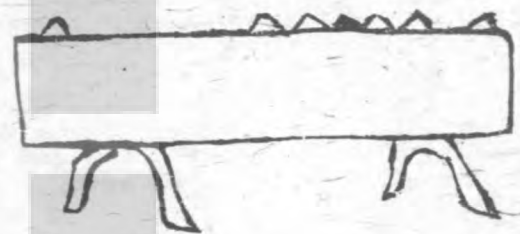
踵以當兔當免之圍大於持衡持衡之圍大於承軫
 故十分其軌之長以其一為當免之圍則圍尺四寸
 有奇矣三分其免圍去一以為頸圍則圍九寸有奇
 矣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則圍七寸有奇矣
 凡此大其免以稱任正小其頸以便馬不大不小以
 當軫然後固也記曰良軌環漚自伏兔不至軌七寸
 軌中有漚謂之國軌蓋軌有膠筋之被而其漆不止
 於軌然後用力均亦足以為觀美也觀秦小戎之軌
 五束之以革而其束歷錄然後古之軌飾可知

陰板



詩曰陰鞮塗續毛氏曰陰揜軌也劉熙釋名曰陰陰也橫側車前所以蔭蓋也鞮以皮為之繫於陰板所以引車也左傳稱郵無郵曰兩鞮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鞮皆絕哀二鞮止於兩則駮馬引之而已塗續鄭氏曰白金飾續鞮之環是也

衡任



輪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軻人為軻五分其軻之長以其一為衡任之圍衡任兩軻之間則衡長

六尺有六寸衡任之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而其長與輪崇車廣等衡圍與軸圍等矣詩曰兩服上襄兩駮馬行兩服齊首兩駮如手則服馬兩在前駮馬兩亞之在前者頸當衡亞之者不與焉春秋傳曰如駮之有靳者兩服也說文謂較端持衡曰軌軌下曲曰鞮鞮曰鞮昆左傳稱康公差遣衛獻公射兩鞮而還讓則軌在較端衡在鞮上鞮鞮鞮在衡下而鞮與鞮鞮一物也衡上有采以為飾詩曰錯衡是也鞮上有鑲以貫轡爾雅曰載轡謂之鞮是也說文鞮亦作鞮

前疾

行人上公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五十步上當衡前疾之位軹之前衡之後鄭氏謂轅前下胡垂柱地者是也觀軹人國馬之軹深四尺有七寸則軹前曲中乃前疾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三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軌轍

軒

茵簣

乘石

綬

軌轍

車迹為轍轍廣為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考工記曰經途九軌此轍廣也轍廣曰軌而兩轆亦曰軌少似曰祭左右軌猶之兩轆曰軹而軹下木亦曰軹也考工記曰應門容二轍三箇二轍之間八尺而車人轍廣六尺者以貴賤之車不同故也說文曰軹車迹也則轍亦曰軹蹤音

軒

左傳曰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定九年又曰齊侯得敝無存與之犀軒定九年又曰衛公鶴有乘軒又曰乘軒者三百人又許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乘軒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則軒大夫以上之車也許慎曰軒曲輈藩車也蓋輈有三制獨國馬之輈為深輈深則軒故謂之軒軒必有藩故魚軒犀軒皆皮為之藩也詩曰如輕如軒考工記曰既節軒摯之任漢書曰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則車又以前高為軒後至地為輕

茵簣

小戎詩曰文茵暢轂毛氏曰文茵虎皮也釋名曰文茵車中所坐也然則戎車有文茵則乘車有茵可知

若大路則越席而已大車則簣而已禮記曰蒲越之尚左傳荀卿曰大路越席說文曰輅大車簣也

乘石



隸僕王行則洗乘石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則乘石王與后乘車於是登降也鄭氏謂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則乘石固設於兩皆矣禮記曰下鄉位賈公彥以為凡王出則過鄉位而登車入則見鄉位而降車若迎賓則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者下鄉位為諸侯禮樂師

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謂天子禮然漢去古不遠丞相
進見御座為起采與為下則天子見御而後下非過
其位則然也果過其位則然豈優至尊之道哉考之
於禮乃與始嫁者乘以几其餘所乘無所經見

綬



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
然則否僕已駕舊衣由右上取貳綬乘路馬必朝服
不敢授綬少儀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執君
之乘車僕者負良綬申之面地諸辟以散綬升說文

曰綬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曰淑
旂綬章此綬之之飾也少儀君綬曰良綬曲禮少儀
僕右綬曰貳綬散綬此綬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
綬其既登也正立執綬及致敬然後俯而武焉正立
執綬所以備隊耳昔范鞅逆魏舒請參乘而持帶亦
備隊之意也夫禮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
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為賢孔子以
執馭為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
上士為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已故有以同等為之
僕者有以降等為之僕者有以弟子為師之僕者有
以貴者為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
否此同等降等者為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
必自馭之此貴者為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

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為師之僕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五

惟裳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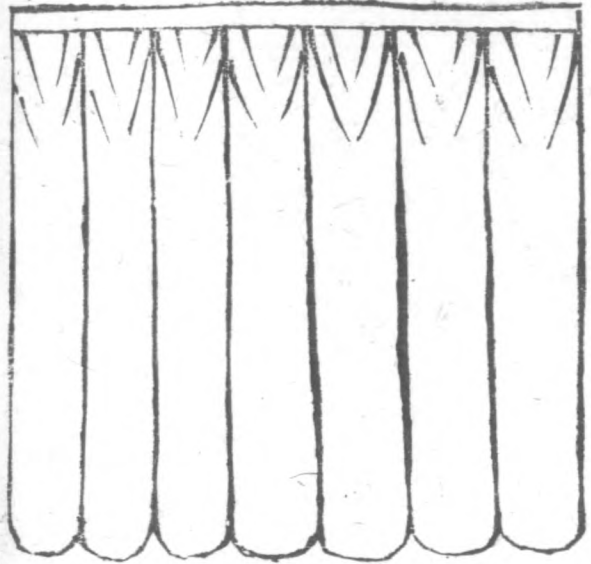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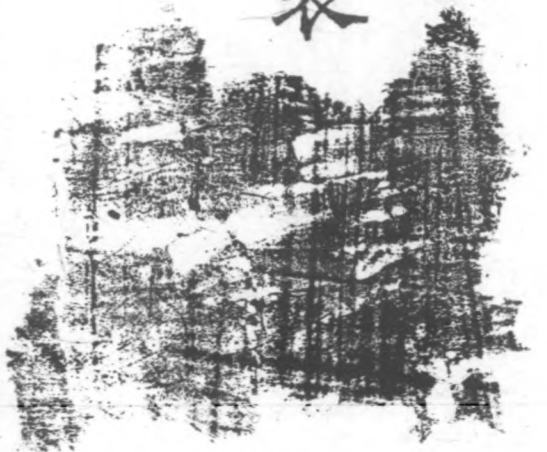
標

局

車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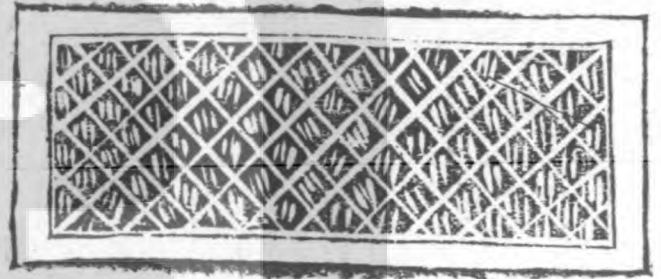
輔

惟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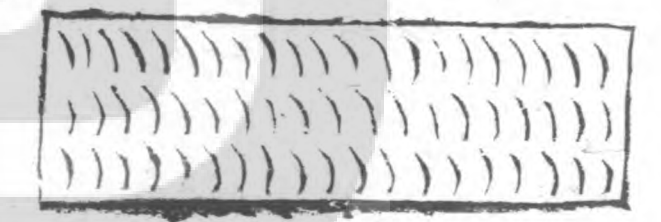


巾車王后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詩曰漸車帷裳
 鄭司農曰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其上
 方蓋旁垂而下謂之檐故士昏禮婦車有褙雜記曰
 轎有褙鄭康成謂褙斲甲邊緣也然容褙幃皆惟裳
 之異名也古者婦人車飾以此後世男子之車有之
 非禮也故郭賀褙帷君子取焉

第



標



第車蔽也詩曰簟第朱鞞簟第魚服翟第以朝翟雉
 也簟方文蓆也衛夫人之車以翟第齊襄公方叔之
 車以簟第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爾雅曰輿革前
 謂之鞞恩乎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鞞以革
 鞞軾者也第以革鞞後戶者也禦則以簟衣軾所以
 禦前蔽則以簟衣後戶所以蔽後鞞與第皆革為之
 詩所謂朱鞞是也禦與蔽皆竹為之詩所謂簟第是
 也王之喪車始喪木車蒲蔽卒哭素車禁蔽既練藻
 車藻蔽大祥駢車翟蔽禫漆車藩蔽鄭氏謂蔽車旁
 禦風塵者藩蔽漆席為之然則禫車之蔽猶且漆之
 則古車之蔽其飾又可知矣車之前後兩旁莫不有
 蔽爾雅言其前後鄭氏言其兩旁各舉其略故也漢
 詔二千石朱兩轡六百石朱左轡則轡者蔽也

局

邲之戰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其心之脫局西京賦
曰旗不脫局杜預曰局兵闌也孔穎達曰局橫木也
蓋橫木車前以約所載之兵器則局可脫之材矣觀
戶局謂之局鼎局亦謂之局則車局亦然

輔



詩曰無棄爾輔負于爾輻左傳曰輔車相依孔穎達
曰輔者可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助車也

禹乘四載

禹之四載曰舟車。

輔標輔以行泥亦

曰堯曰菴標以行

山亦曰橋曰踰葦

今參禹禮經有輔

制於此

輔



書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水乘舟陸乘車泥

乘輔輪山乘標遶河渠書曰泥行蹈堯山行即橋去溝

洫志曰泥行乘堯山行則橋尸子曰山行乘標泥行乘

菴徐廣曰橋一作葦葦直輅車也孟康曰堯形如箕擗

行泥上應劭曰楫或作標人所引也如淳曰楫以鐵如

錐施之復下以行山然周禮大車旅會同鄉師治其葦

葦說文曰葦大車駕馬則非山下者也書曰予乘四載

則所乘非所履者也考之於禮載樞以輅軸大夫以

上載車以輔先儒謂輅狀如長穿程前後著金而關

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輔又曰輔之形狀庫

下而寬廣然則泥行乘輔蓋亦如長牀然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五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六

乘車之位

將車之位

卒車之位

虎臂

羔臂

乘

車

右車右

中馭

左君位

將

車

右戎右

中將

左馭

卒

車

右持矛

中馭

左持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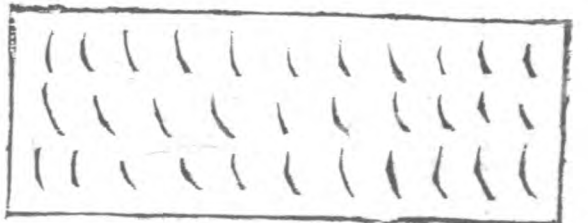
祥車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左不敢
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蓋乘車之禮君處
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
謂終日馳騁左不捷是也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
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
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
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
車爲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
晉伐齊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緩爲右卻克傷矢流
血及履鼓音未絕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貫余
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_輪_紙般豈敢言病夫卻克傷矢
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般左輪
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于左右不
攻于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
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
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_{僖三十三年}楚樂伯曰致師者左
射以鼓是左人持弓也_{宣十年}欒鍼爲晉侯右曰寡君
使鍼持矛焉_{成十年}衛太子爲簡子右禱曰蒯聩不敢
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_{襄二}蓋御無定位右
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
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
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大僕凡軍旅田
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大僕則_四乘
矣春秋之時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生
駟乘杜預曰駟乘四人乘車

虎 幣



羔 幣



韓奕詩曰

鄭弘革

淺犧

毛氏曰淺虎皮淺毛也犧覆式也

王藻曰君羔幣虎植

鄭氏曰幣覆苓也植緣也此君齊車之飾

大夫齊車鹿幣豹植朝車士齊

車鹿幣豹植少儀曰御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幣曲禮曰

大夫士去國素箴周禮巾車主之喪車五乘木車大禩

疏飾素車大禩素飾纁車鹿淺禩革飾駝車然祖髹飾

漆車豸禩雀飾既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幣荀卿曰絲

末弥龍所以養威也春秋傳曰齊侯魯侯會于野井以幣為幣許慎曰幣絲巾也

幣者幕也王之吉幣於經無見而喪之木車素車大

禩藻車鹿淺幣駝車然禩漆車豸禩諸侯觀王之車

虎淺幣而齊車羔幣虎植大夫齊車朝車鹿幣豹植

士齊車亦鹿幣豹植而喪車白狗幣大夫士去國素

幣然王之五幣皆有飾則諸侯之虎植大夫士之豹

植蓋其飾也幣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

辨則虎以其威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

禮也鹿以其善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於虎其為威

小矣齊於朝其為禮異矣故諸侯觀王虎淺幣齊則

羔幣虎飾而已士之齊車鹿幣豹飾則朝車之幣與

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幣豹飾者屈於

君故也王於始宅宗之時以守先王之所傳者為貴
故禩用犬喪則與人辨稍吉則與人接其接之淺矣
故禩用鹿淺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六終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馬

天子十二閑

邦國六閑

家四閑

六馬車

四馬車

二馬車

馬

鄉師以時辨其車馬之物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縣
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禮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及六畜車輦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歲
時稽其六畜田野司祝禩牲禩馬皆掌其祝號

杜子春云
禩禩也為

死病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馬質堂質馬馬量三物一

日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賈此三且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

網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

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

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齊右王乘則持

馬凡有牲事則前馬道右王出入則持馬王式則下前馬馭

夫分公馬而駕治之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

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戎路駕馬田馬兵馬給官中之役

四圍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

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

馬一圍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馭夫五路之

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乘也至校亦為言成各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駕馬三之則為二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駕九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棊北三千此謂王馬之數不數與麗馬也駕馬自圍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入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
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廐為一閑諸侯馬各一閑其駕馬則皆分為三焉凡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世相似也物同氣則皆分為三焉
三則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壇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圍馬正校人負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

為駮六尺以上為馬圍師掌教國人養馬春除糞夏始牧夏所
馬冬獻馬射則充楛質次牆則剪鬪圍人掌養馬芻牧
之事以役國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廢馬亦如之
小行人圭以馬玉人上璋中璋邊璋天子以巡守宗祝以
前馬曲禮曰効馬効羊者右牽之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
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
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盜路馬有
誅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駮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駮說駮於舊
館無乃已重乎檀弓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月令駕蒼
龍季春乃合牛騰馬遊牝于牧果黃牛皆東犧牲駒犢舉
書其數夏駕赤駮中央駕黃駮秋駕白駮季秋班馬政
命僕及七駮咸駕冬駕鐵驪玉藻年不順成大夫不得

造車馬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驢商人白馬黑首周人

黃馬蕃驪少儀賜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

廟門馬則執勒皆右之學記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周易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震其於馬也為

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顛坎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

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詩漢廣言秣其馬六尺以言秣其

駒五尺以干旄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四之者見素絲組之良

馬五之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四馬碩人四牡有驕朱幘鑣

鑣翟芾以朝大叔干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乘

乘黃四馬兩服上襄兩驂鴈行乘乘鵠驪白雜兩服齊首兩

驂如手四馬驥孔阜六轡在手遊于北園四馬既閑習其四

小戎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黃馬黑馬

赤身白俊馬孔羣俊駟四株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

驪曰驪俊馬孔羣俊駟四株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

駒朝食于株馬五尺以上白駒東山皇駁其馬黃白曰皇駒白曰駁四牡駢駢周

道倭遲四牡駢駢嘽嘽駱馬白馬黑驥曰駱駕彼四駱載驟駮

駮皇皇者華我馬維駒六轡如濡我馬維騏六轡如絲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采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駕彼四

牡四牡駢駢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六月戎車既飭四牡

駢駢載是常服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也四牡脩廣其大

有顛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車攻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

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駕彼四牡四牡

奕奕四黃既駕兩騂不猗吉日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吉

日庚午既差我馬白駒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皎皎白駒

食我場藿裳裳者華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

轡沃若采菽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載騂載駟君子所屆

角弓老馬及為駒不顧其後崧高四牡躑躑鉤膺濯濯

三遣申伯路車乘馬韓奕四牡奕奕駟頌駟駟牡馬在

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

疆思馬斯臧薄言駟者有騅有駮有騂有騏以車任任思馬

斯才薄言駟者有驪有駮有騂有騏有維思馬斯作薄言駟

者有駟有駮有騂有魚以車祛祛思馬斯徂有駮駮彼

乘黃駮彼乘牡駮彼乘駒青駮爾雅曰駟駮野馬駮如

馬倨牙食虎豹駮駮枝蹄躑善陞小領盜驪絕有力

駮膝上皆白惟犴四駮皆白驢四躑皆白首前足皆白

駮後足皆白物前右足白啓左白躑後右足白驪左白

馬駢馬曰駮駢驪馬曰駢驪白州驪尾本白驪尾白駮駮

顛白達素縣而親皆白惟駮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後臧

陽在幹弗方在背闕廣逆毛居駮駮牡玄駒廩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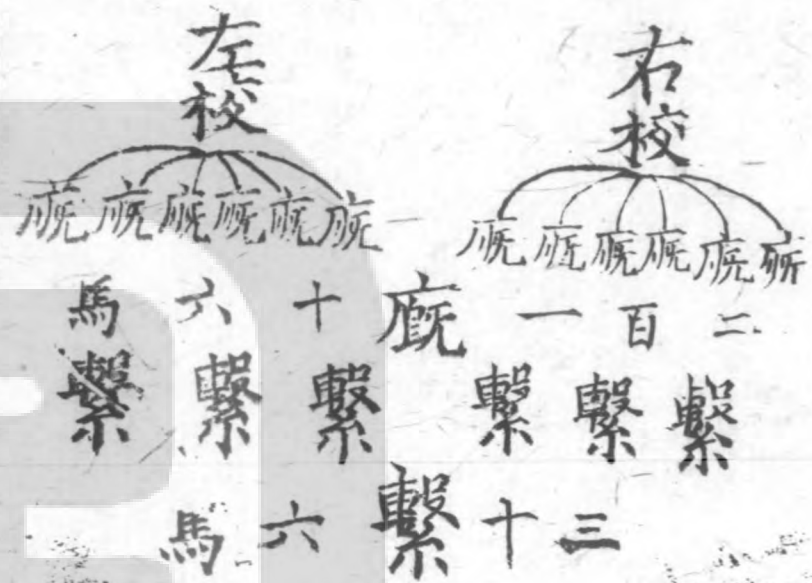
牡曰騰牡曰駮駮白駮黃白驪駮馬黃脊驪駮馬黃脊

邦國六閑 家四閑

廐廐廐廐 廐廐廐廐

齊馬 道馬 田馬 駑馬
 駑馬 駑馬 駑馬 田馬
 駑馬 駑馬 駑馬 駑馬

天子二十閑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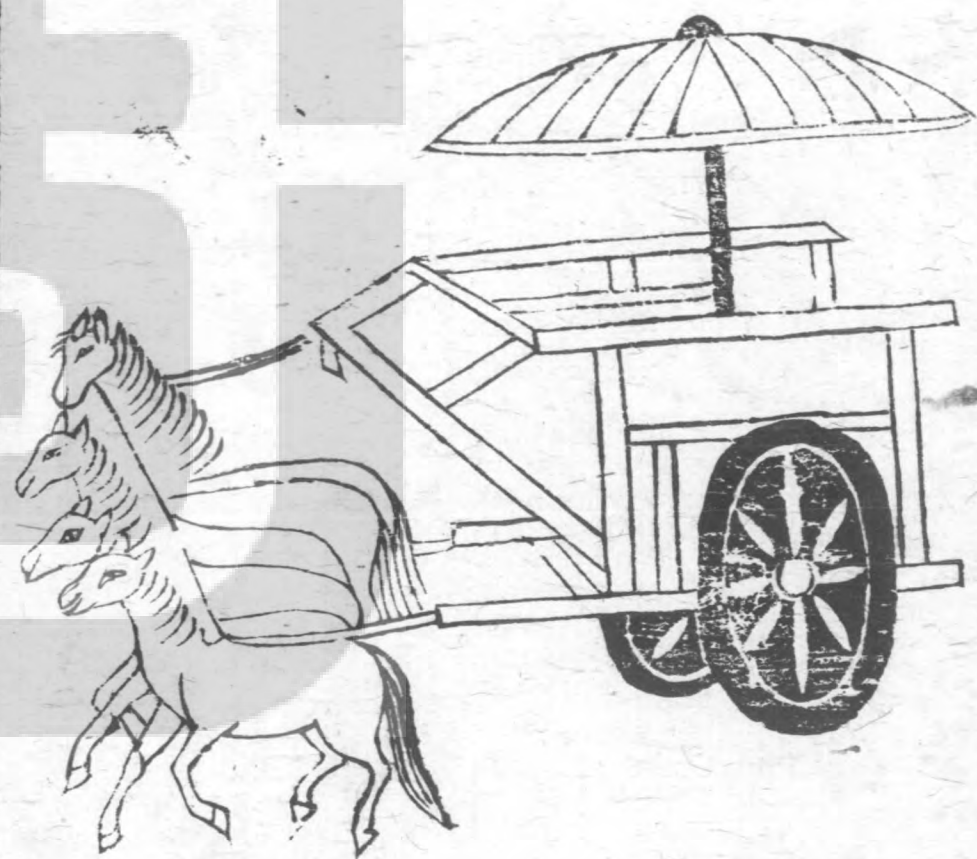
駟青驪駒青驪駢青驪繁驪駟驪白雜毛馬
 黃白雜毛駟陰白雜毛駟蒼白雜毛駟彤白雜毛
 駟白馬黑驪駟白馬黑脣駟黑喙駟一目白矐二目白
 魚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則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牛馬之力政縣師辨其六蓄車輦之籍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駑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匹三阜為繫三十六匹六繫為廐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又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既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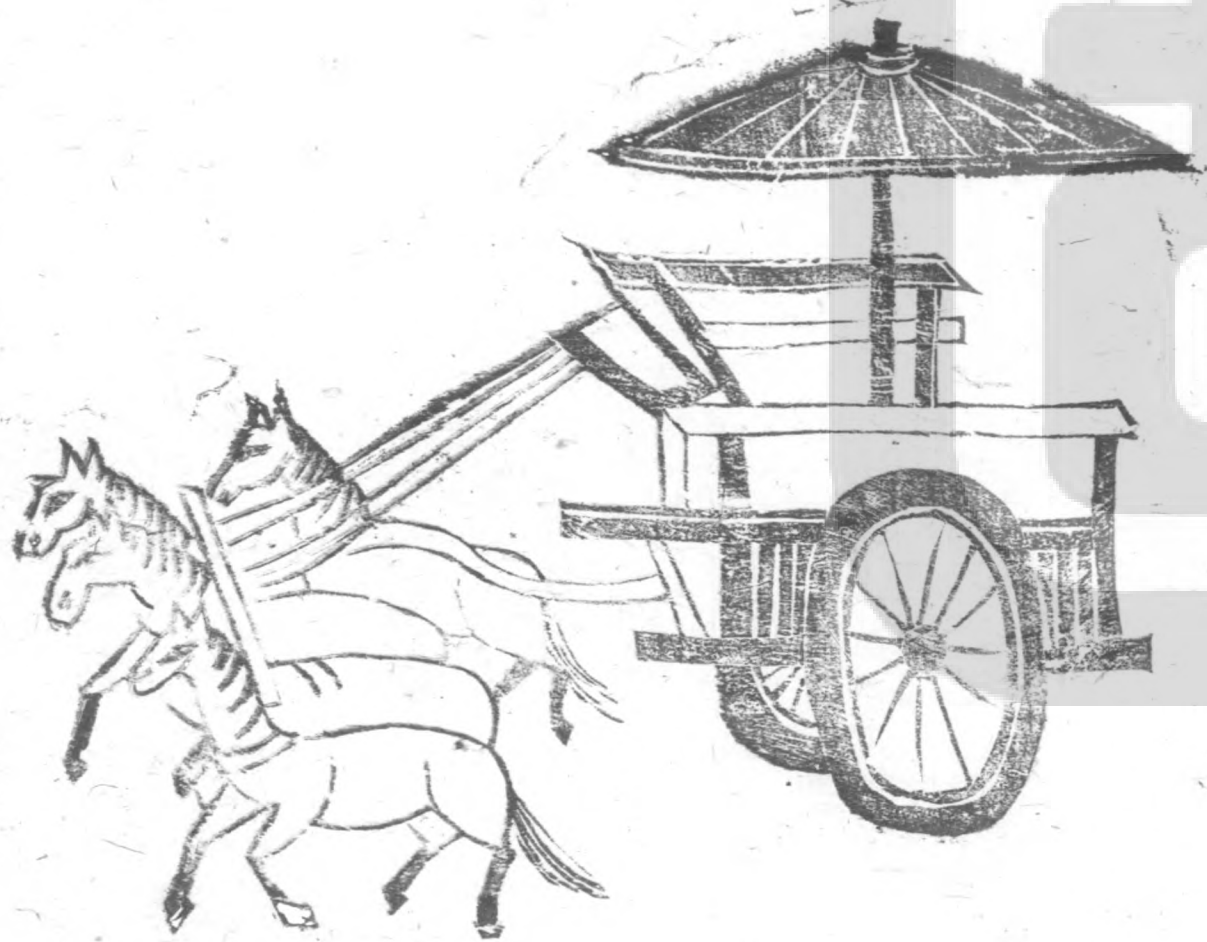
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廐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廐為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騶屬焉諸侯六閑釋文彼衛文公之騶牝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為六者蓋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為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以駑馬不駕五路卑之也然後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廐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

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之馬數相遠者
蓋周制凡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
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
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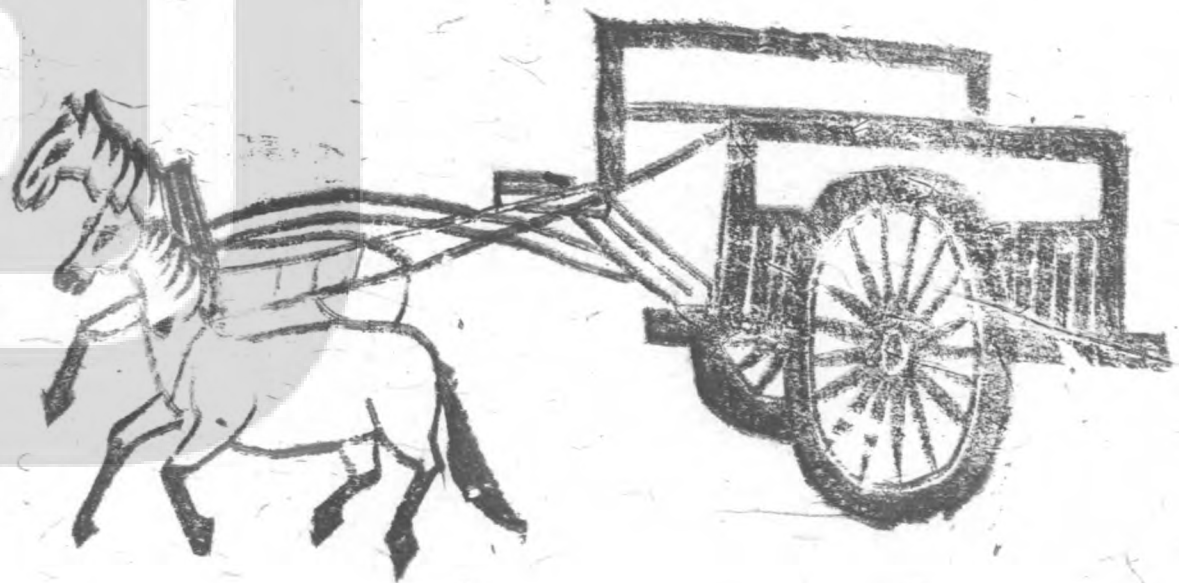
四馬車



四馬車



二馬車



一馬騎二馬駢

說文駢駕二馬

三馬駟四馬駟古者軍容則

有騎

記曰前有車騎春秋傳曰齊魯曾過于野并以鞍為几史曰趙靈王胡服騎射

國容則車而已大

夫以上駕駟士則駕二而已儀禮公贈士以兩馬春秋

之時衛良士乘衷甸兩牡

哀十

陳成子以乘車兩馬

賜顏涿聚之子

襄二十七年

魯君以乘車二馬遺孔子諡蓋

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春秋傳以兩牡

為甸衷則四牡為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

說蓋此類也

杜預以衷甸兩牡為鄉車誤也

詩四牡言使臣之事曰四牡

駢駢駕彼四駟采芑言方叔之事曰乘其四騏四騏

翼翼是大夫駕四也車攻吉日言宣王之事曰四牡

龐龐四牡孔阜是天子亦駕四也周官校人掌王馬

之政乘馬一師四圍詩言諸侯獻馬于王皆布乘黃

朱則天子亦駕四也特夏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荀

卿曰六馬仰秣六馬不調列子曰二十四蹄無遺迹公羊亦曰天子駕六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示有事于天地四方蓋言夏禮也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漢儒曰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雕軫六駿又曰六元蚪之奕奕商周損之以四而後世又復以六觀商頌言鸞鎗鎗則商亦駕四明矣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又謂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商益以一驂謂之駟周又益以駢謂之駟蓋傳聞之誤也昔晏子解左驂以遺越石父孔子解左驂以弔館人陽處父釋左驂以贈孟明光武釋左驂以賜賈復言左則有右未聞三馬可以行車也干旄之詩曰良馬五之毛萇曰三馬五轡亦謂大夫駕三豈詩人之意然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株林之詩曰乘我

乘駒毛氏以為大夫乘車於理或然何則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駉六尺以上為馬六尺以下為駒觀禮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詩諸侯所畜則言駉是天子乘龍諸侯乘駉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輪崇則馬崇輪庫則馬庫是乘兵車則駕駉以上田車則駕馬也天子所駕下止於馬諸侯所畜上止於駉則大夫乘駒可知矣四馬八轡而詩每言六轡者蓋駕馬之法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有脅駉以止驂馬之外入有脅駉矣則驂馬之內轡無所施也繫於軾前而已此詩所以言六轡也

禮書卷一百四十八

喪禮

喪期

衣冠升數

斬衰制

齊衰制

喪服祥禫月日

喪期

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書稱堯之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而喪服精麤之制於經無見然則有喪無期有期無服皆心喪而已後世漸文故為冠經衰裳帶履以飾之於是有斬齊功緦袒免之等三年

期九月七月三月之別然後情文稱而恩義立矣蓋
喪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故
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
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遠者象閏近者象時則
凡在天地之間者有變易矣此喪服所以立中制節
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三年之
喪固孝子之所以自盡也宰予欲短之曰舊穀既沒
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久矣而孔子非之則至親不
可以期斷也荀卿與三年問皆謂至親以期斷而以
三年為加隆如此則是期為喪之盡而三年為禮之
加也與孔子之說矣禮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鄭
氏謂冠即白布冠今喪冠也然則太古之冠吉凶同
色其服又可知也

衣服升數

斬衰

正服^{升三}義服^{有半}冠^{升六}受衰^{升七}冠^{升七}

齊服

降服^{升四}正服^{升五}義服^{升六}冠^{升七}受衰^{升七}冠^{升八}

大功

降服^{升十}正服^{升十}義服^{升九}冠^{升十}受衰^{升十}冠^{升十}

小功

降服^{升十}正服^{升十}義服^{升十}

總麻

十五升^{糲其}小功總麻^{冠升同}

舊說

斬衰

正服升三 義服升二 冠升六 受衰升六 冠升八

降服衰升四 冠升七 受衰升七 冠升八八升父為母

正服衰升五 冠升八 受衰升八 冠升九九升父在

義服衰升六 冠升九 受衰升九 冠升十比服期

大功

降服衰升七 冠升十 受衰升十 冠升十

正服衰升八 冠升十 受衰升十 冠升十

義服衰升九 冠升十 受衰升十 冠升十

小功

降服升十 冠升十 無受

正服升十 冠升十 無受

義服升十 冠升十 無受

總麻

十五升 抽其半十五升 二百縷 抽其半 六百縷 縷之細 如麻朝服而數 則半之 喪服曰有事其縷 無事其細

同冠升同 無受

服有降有正有義而其別有升數其變有有受無受八十

為升或言八十縷為宗布 為麗者升數少 細者升數多 鄭氏改升為登 必然也 大夫已上 虞卒哭 異月故 既虞則受 士虞卒哭 同月故 卒哭即受

間傳於喪服 斬衰少一等而無三升 有半齊衰多二

等而有五升六升大功多一等而有七升小功多一

等而有十二升蓋斬衰三升正服也三升有半義服

也齊衰四升降服也五升正服也六升義服也大功

七升降服也八升正服也九升義服也小功十升降

服也十一升正服也十二升義服也齊衰大功之冠

其受也總麻小功之衰其冠也則大功以上以其冠

為受而冠衰升數異小功以下以其衰為冠而衰冠

升數同喪服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則始喪衰異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是喪之別尤嚴於衰而衰之別尤嚴於始也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受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其冠同七升受則衰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為冠小功用大功之冠為衰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冠同十升受衰同十升而冠同十一升此喪服重輕之節然也何則喪服斬衰備舉義正齊衰舉上大功舉中下小功舉上中其文錯出互見則斬衰二衰同冠而齊衰大功可知矣斬衰二受同冠衰而齊衰大功又可知矣先儒以齊衰正服而下冠受之說不見於經於是謂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

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冠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自大功降服以上之冠去衰常三等受冠去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之冠去衰二等受冠去衰亦一等其銖銖而第之可謂詳矣然與斬衰之例不同以為不同耶至大功降正又異衰同冠而二受亦同冠衰是其說自惑也考之於經冕弁尊而衣服卑尊者常少卑者常多故王之大裘衣服同冕后之三翟同副服用三衰同弁經降義正之三衰同冠乃禮意也服重者冠衰相遠服輕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故斬衰之冠去衰三等齊衰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總之冠與衰同等此禮之差也

斬衰制

斬衰先斬布而後製故言斬衰者斬先衰疏衰先製而後緝故言疏衰者衰先齊春秋傳曰斬然在衰經之中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則斬者其痛甚刻其哀殺也齊衰不杖章傳曰父母長子妻服麻母不服斬而亦去斬者以其服三年而非言之也喪禮齊衰而下各有降正義之三服斬衰則正義二服而已齊衰月數不斬衰則一於三年而已斬衰皆絞帶管履特公卿大夫之衆目為其君布帶繩履以其厭於天子諸侯故也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雜記曰端衰喪車無箠則父母之服貴賤一也然雜記又曰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之為夫

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春秋之時齊晏栢子卒

喪十七年左晏

嬰麤縵斬直經帶杖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鄭氏曰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縵齊斬之間謂縵如三升半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麤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為母五升縵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縵而五升乎大功已下大夫士服同此蓋周衰禮變而齊之服於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伸服斬衰枕由士以卑而屈服齊衰枕草而已禮記或記先王或記末世其可以末世之事而論先王之時哉鄭氏以此為真先王之禮宜乎王肅之所攻也

齊衰制

疏者癯也斬衰固癯矣不曰疏者癯不足以言之也

竹并不言思榭并言惡并与此同意

齊衰言癯大功小功言功總麻言總

則人功漸著而總又加密矣疏屨亦謂之疏者此猶周禮所謂疏材之疏異乎疏衰之疏也父在為母期父卒為母三年皆疏衰齊則父卒猶以餘尊所厭得伸三年而不得伸斬也若父喪未除而母卒不特餘尊在焉猶服期而不得三年也內則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氏曰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三而嫁非止一喪也何則二十而服父喪未闋而服母三年則是二十四而嫁矣服父而已再期而大祥則是二十二而嫁矣以知是其父喪未闋猶為母期也子雖為母期猶心喪三年傳曰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則子之心喪可知矣晉叔向曰王者三年

之喪二謂太子與穆后也王為后期而云三年喪子達子之志也先儒謂父在為母亦衰五升冠八升既虞受衰八升冠九升父卒為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虞受衰七升冠八升喪服記云齊衰四升冠七升間傳亦曰為母既虞受衰七升蓋自父卒言之其說是也

喪服祥禫月日

朞之喪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而祥禫間月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而祥禫間月可知也聘禮士中曰禽二雙學記中年考校小記中一以上而祔玉藻士中武皆以中為間則士虞間傳所謂中月者其為間月可知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氏據以為說蓋得之矣王

肅之徒以記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又云祥而
縞是月禫徙月樂祥之日鼓素琴夫子既祥三日而
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
則善於是謂一十五日太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日作
樂是不知所謂是月樂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於上
也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執謂是月
禫云者乃祥月平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
謂之中月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然則所謂徙月樂
者以備縣也若彈琴瑟笙歌間作而不縣既祥為之
可也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
至文公二年冬適二十六日左氏曰納幣禮也而公
羊譏其喪娶則公羊亦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除
與鄭氏之說合矣然則喪大記云禫而從御吉祭而

復寢間傳云大祥居復寢間何也孔穎達曰大祥去
聖室復殯宮之寢則禫而復寢者復平居之寢也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喪禮

括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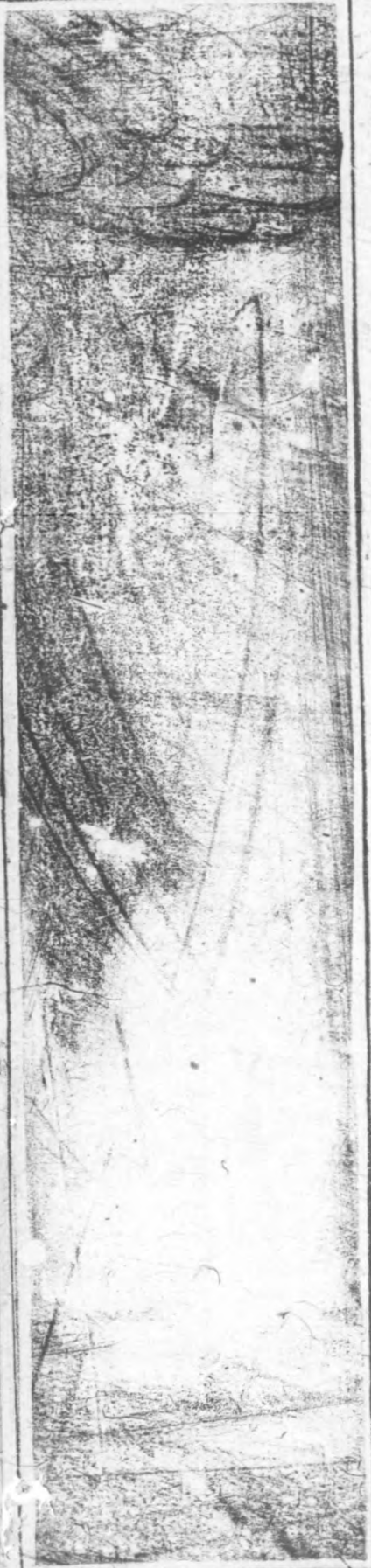
免

懸

筭

竹杖

削杖



問喪曰親始死鷄斯徒跌扱上任擅弓曰始死羔裘
玄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者有易裘
無袒衣矣儀禮小斂之節主人髻髮袒婦人髻于室
問喪曰三日而斂袒而踊之擅弓曰主人既小斂袒
括髮又曰袒括髮變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又曰叔
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
子游曰知禮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袒說髻括髮以麻
則小斂投冠脫髻髻髮而袒矣蓋人子之於始喪其
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已矣然後
髻髮而袒叔孫武叔既小斂舉者出戶袒而投其冠
子游嗤之則投冠髻髮宜在未舉出戶之前歟冒子
問曰女改服布深衣以趨喪鄭氏曰婦人始喪未成
服之服然則曰子始喪蓋亦曰白布深衣也鷄斯之

喪不可以考鄭氏改鷄斯為笄纒謂始死將斬衰者
笄纒將齊衰者素冠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纒將齊
衰者骨笄而纒孔穎達之徒遂謂始死去冠而有笄
縱將小斂則去笄縱著素冠視斂其說無據喪服小
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小
斂奉尸出堂主人拜賓之時為母括髮以麻與父同
也尸出堂訖降自西階即位復位之時為母不括髮
而免以布與父異也儀禮男女奉尸俟于堂訖主降自西階
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隔簾經于序東
復位奔喪禮至家升階殯東西面坐哭括髮袒降堂東
即位襲經絞帶反位皆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三
哭亦括髮袒成踊又哭明日朝也三奔母之喪西面哭括
髮袒降堂東即位襲免於又哭不括髮奔喪不及殯
先之墓括髮遂冠婦入門哭括髮袒於又哭三哭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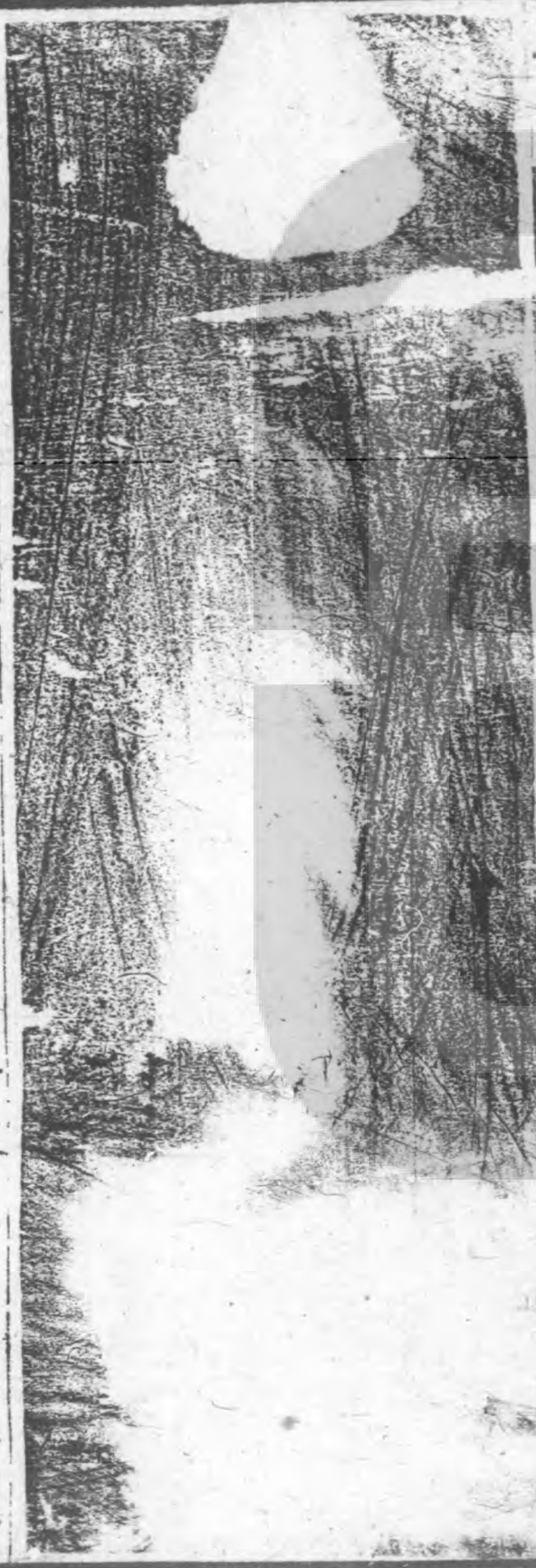
括髮袒爲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
其義皆與小記同也喪大記曰君大夫之喪子弁經
雜記曰小斂環經君大夫士一也則大夫以上素弁
士素委貌皆加環經也孔穎達曰斬衰男子括髮齊
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
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於理或然

免

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
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又曰免者以何爲也不冠
者之所服也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喪服小記曰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又曰男子免
而婦人綈大記曰小斂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
即位而免奔喪曰奔母喪一括髮其餘以免終事小
記又曰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
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
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反
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
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又曰主
人未除喪有兄弟自它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問
喪曰禿者不免童子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

免而杖矣儀禮曰朋友在它邦則袒免婦則已大傳
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文王世
子曰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鄭
氏曰免狀如冠而廣一寸蓋有所傳然也然則免於
括髮為輕故為父括髮為母免於冠飾為重故總小
功之虞卒哭遠葬者之及郊反哭主人之於君弔必
免然則袒免非喪服之常有時用之而已齊衰而下
小斂皆袒免是有常服者必袒免止於袒免者無常
服故施於五世焉禿者不免於疾也童子不免未可
加以成人之服也

髻



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髻衰三年女子子
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髻笄有首以髻士喪禮
小斂婦人髻于室既夕禮曰丈夫髻散帶垂即位鄭氏曰此
以見喪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奔
喪曰婦人奔喪東髻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夫子誨之髻曰爾無總總爾無髻髻爾又曰婦人

睡而弔自敗於臺始也鄭氏釋喪大記曰去纒大
紒曰睡釋喪服曰睡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
髮以麻則睡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
繞紒如著慘頭焉蓋其所傳然也其狀則母從從爾
不至於縱而高也無髻髻爾不至於卑而大也爾雅
曰卑而大髻則從從為縱而高可知也小斂主人括
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睡于室奔喪男子東括髮
婦人東睡又小記曰男子免于房而婦人睡則婦人之睡
猶男子之括髮免也故括髮以麻則睡以麻矣免而
以布則睡以布矣睡以麻則斬衰也睡以布則齊衰
也小斂齊之睡不言笄則未成服之睡無笄矣女子
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睡孔子
言睡而繼之以榛笄則成服之睡有笄矣又儀禮言

睡衰三年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斬衰齊衰之
睡皆終喪矣孔穎達曰常服之睡不及麻布然則啓殯之睡雖在成服之
後蓋亦無笄以對男子之袒而免故也男子之袒免
及於五世婦人之睡不及於大功者以睡不特對免
而又上同於括髮故也秃者不睡以疾也弔者不睡
以踈也皇氏以麻睡布睡露紒為三睡然則睡雖麻
與布之不同其為露紒一也

笄

儀禮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筭。喪三年傳曰：箭筭長尺，吉筭尺二寸。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筭有首，以墜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布總。傳曰：筭有首者，惡筭之有首也。惡筭者，擲筭也。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吉筭者，象筭也。何以言子折筭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筭有首。齊衰，惡筭以終喪。男子冠，婦人笄，檀弓曰：南宮縶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墜蓋，榛以為筭。然則喪筭有三：箭筭也，擲筭也，折首筭也。箭筭，擲筭，長尺，折首筭，長尺二寸。箭筭為重，擲筭次之，折首筭為輕。斬衰筭以箭，齊衰筭以擲，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筭則斬衰之筭以箭矣。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人為舅姑，惡筭而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則齊衰以擲矣。箭筭惡不足以言之。

擲筭言惡以其木之無文故也。古者，卿以檀，禫白理而無文，則擲筭用擲。無擲則榛可矣。故檀弓曰：蓋榛以為筭也。儀禮曰：卒哭，子折筭首。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言子不言婦終之也。蓋惡筭有首，吉筭折首，吉筭則父而不子，折其首，別子而不婦，以其不可全於子故。吉筭以其不可全於婦故。折其首，儀禮曰：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筭三年。小記曰：齊衰，惡筭以終喪。則惡筭不終喪而吉筭折其首者，特子之道人者而已。鄭氏曰：筭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擲頭矣。觀古無字，則筭之形制可知。

竹杖



削杖

記曰斬衰貌若苴齊貌若泉喪服有苴經有牡麻經傳曰苴經麻之有菁者也牡麻者泉麻也尔雅曰菁柔實也孫氏曰菁麻子也蓋泉之有菁者其色苴惡故謂之苴無實者其色反是故謂之牡麻苴經苴帶

以苴亦名之也苴衰苴杖因經帶名之也杖之制下本大如經其長齊心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為父竹杖為母桐杖蓋竹之為物堅貞而不變桐之為物柔脆而易取為父斬為母齊斬者常伸而三年齊者或屈以期月此竹杖桐杖所以不同也杖雖主於父母凡斬衰皆杖為妻朞亦杖為長子亦杖朞服必杖而有所不杖童子婦人不杖有所必杖孔穎達曰婦人不杖謂童女也其授也有官周禮曰其授之也有日其執之輯之去之使人執之也有時其棄之也有所虞杖不入室附杖不升堂練則筮日筮尸視濯妻經杖而已蓋杖所以輔病者也喪父而平則杖不用矣鄭氏曰大

洋除衰杖

禮書卷第一百四十九終

禮書卷第一百五十一

喪

經帶

經帶

衰辟領負板之制

倚廬

聖室

貴賤廬聖室之辨

含襚贈賻之別

從服

喪服有二帶經帶象大帶絞帶象韋帶斬衰經帶
絞帶皆以麻齊衰以下經帶以麻絞帶以布然經帶
之_有有苴者有牡者有澡者有不澡者有有本者有
純本者其施之於_身散者有不散者斬衰苴經齊衰

大功總衰小功牡麻經殤而小功澡麻苴者麻之有
蕪者也牡者泉麻也藻者治葶垢者也苴色惡澡色
絜牡則不惡不絜而適輕重之中此所以自齊衰至
小功皆用之也儀禮謂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
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
子子子之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皆澡麻經帶小記曰下殤小功澡麻不絕其本屈而
反以報之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知氏曰有本
謂大功以上
小功以下
澡麻斷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又曰小功之麻不
變大功之葛以有本者為稅則大功以上有本小功
以下絕本小功雖絕本而不澡特下殤之在小功者
澡之下殤在小功者澡之則於小功為經以共在所
降者不絕其本則於小功為重以其本非小功也儀

禮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亦澡麻而

小記特言下殤小功指其本宗者言之也儀禮正小功无澡麻小記小功

下殤有澡麻无斷本郑氏曰小功以下澡麻斷本失之矣人必免不散麻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玉藻曰五十

不散送荀子曰喪之散麻則凡喪大歛以前既啓之

後皆免而散帶免必散帶而有所不散帶則君吊免

而不散麻是也凡服有受故大功以上成服之後又

絞其帶之垂者殤之服無受故摻垂殤之帶不摻垂

屈而反以報之則下殤屈反絞之與長中異乎其有

所糾而合者下殤小功凡此皆麻帶之別也記曰斬

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

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此練

而受以葛者也喪服記曰公子為其妻緦冠葛絰帶

此服輕而用葛者也

衰辟領負板之制

儀禮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

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削殺也適

辟領也外削則縫其殺者外嚮也衰博四寸當心辟

領博四寸出於衰則綴於兩廂各去衰二寸以其去

衰二寸并辟領四寸與衰四寸此所謂與闊八寸兩

之為尺六寸也辟領及闊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
旁一寸則負廣尺八寸矣廣尺八寸而長稱之則辟
領之長蓋與衰齊衰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布亦
三升

倚廬

間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堊
室芻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又
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翦不納期而小
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

而牀鄭氏曰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蓋倚廬
之制橫木於地以為楣倚木於牆以為椽覆之以苫
不翦不塗其位中門之外雜記謂在堊室之中非時
見乎母是也不入門問喪謂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是也其方東壁士喪既夕謂
衆主人皆西面于東方主人揖就次是也

中門之內以其近殯也唐札於
賓堂東廊下近南承洪札者也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謂

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是也庶子而下廬於東南
喪大記謂凡非適子者自未葬於隱者為廬是也

子各
一廬既虞卒哭則翦所覆之屏以齊其苦亂

除其屏更作障然大夫
士廬前无屏高說誤也柱迫地之楣以易其戶

不於顯而無事乎飾君與大夫皆宮之而不使袒皆

所以即變也廬立於既殯

先需曰殯之明
日成服而立廬

毀於既練寢

苦枕塊不說帶經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略然也廬
男子之事成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唐禮婦人
不為廬設
者也服母雖疏衰廬

亞室

少西房若殯堂
後施下麻坐

廬嚴者也故疏衰不廬疏衰不廬非服母

周禮宮正

寢鄭

亞室

氏謂屋下壘土為之不塗既屋下則其屋雨下與廬

之倚木異矣不塗既則既祥聖矣

爾雅曰地謂之
黝牆謂之聖

或曰父

喪既祥而母亡嫡居父喪而祖父母亡嫡居祖父喪

而母亡其所居有異乎禮輕者包重者特父喪既

祥而母亡則毀聖室立廬是包輕也嫡之於祖所

以繼體也父喪既廬而祖父母亡宜別立廬以受

弔者示傳重也居祖父喪而母亡二喪殊位則亦宜

別立廬也然則父為長子出後之子為父母出妻長

子為父母與為出嫁母庶子為其母所居有辨乎先

儒謂父為長子不被髮不徒跣為次於內不歃粥止

廬於內可也凡杖者則廬廬則禫為人後者為父母

不杖則聖室而不廬可也出妻之子非廬於母之家

則廬於別室可也父亡母嫁有服而已下廬可也喪

子父在爲其母不禫固不廬矣若君母在亦不廬也然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則長子固次於外矣或曰聞喪而不得奔可以立廬乎廬者所以示哀之發於居處也其設不必爲殯也則問喪而不得居不可不廬於其所居也

貴賤䟽親廬室之辨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踈貴賤之居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士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寢有席小功總麻床可也鄭氏釋宮正謂親者貴者居倚廬踈者賤者居堊室賈公彥曰親謂大功已上踈謂小功總麻貴謂大夫已上賤謂士也蓋大夫貴矣雖與王踈不居堊室雖賤與王親亦居廬鄭氏又釋雜記

曰士居堊室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然邑宰與朝廷之士皆士也而朝廷之士居廬於禮無見不可考也雜記大功居堊室而大喪大功居廬蓋九喪與大喪異歟

含禭贈賻贈之別

玉貝曰含衣服曰禭車馬曰賻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蓋卒洗而含將斂而禭贈賻贈在既祖薦馬之後贈在櫃至邦門之時禭以遂之賻以覆之賻以助之贈以賻之則含禭贈所以送死而賻賻所以佐生也士喪禮卒洗實貝柱右顙左顙含若及時則敵者親含如魯桓公卒諸侯請含是也不及事則使人執含以往雜記使者執璧委于殯東是也禭在及事則士喪禮所謂君使人禭徹推禭者入衣尸出親者禭不將

命以即陳庶兄弟。使人以將命于室，委衣于戶東。牀上朋友，綈親以進是也。若不及事，雜記所謂綈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委衣于殯東。綈降授爵弁服於門內，霤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是也。臣綈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賁人，而曰君無綈者，受之不以即陳也。敵者曰綈，而君於臣有綈之者，自敵以下，皆曰綈也。士含以貝，天子諸侯含以玉，士贈以兩馬，大夫而一，贈以乘馬。綈雖以衣服而有車馬，雜記所謂以後路與冕服綈也。贈雖以貨財而有馬焉，少儀所謂贈馬不入廟門是也。贈雖以車馬而有玉焉，雜記所謂上介贈執圭將命是也。綈贈北面將命而賻，專於生者不必北面。士喪禮若賻，賻東面致命是也。綈賻坐委之，若無器則不必坐委。

士喪禮所謂梧受是也。士喪禮，綈贈不同日，而雜記謂含綈贈皆同日，而畢事者，鄰國相弔之禮也。檀弓曰：讀贈非古也，是再告也。雜記大夫之喪，包奠而讀書，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贈。周人尚禮之文也。若夫春秋之時，天王使宰父歸桓公仲子之贈，徐使容居弔邾婁公欲坐含，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此含贈贈之失禮歟。

從服

大傳曰：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輕而重，有從重而輕。服問曰：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其公子之外兄弟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然則小記所謂從

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而所從亡則已者徒從也徒從非親也空從此以服之也屬徒非正親也旁從此以服之也然徒從有四妾服女君之黨子服母之君母妾子服母之黨臣服君之黨是也屬從有三子服母之黨妻服夫之黨夫服妻之黨是也徒從所從亡則已爲其以人合者必斷之以義也屬從所從雖沒也服爲其以天合者必厚之以仁也服女君之黨所從雖亡猶不已而記特言其已者舉大率言之也徒從不特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屬從不特爲已之母黨鄭氏特是二者以一隅言之耳

